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八

哲宗皇帝

逐小人下

元祐元年六月戊戌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見中書侍郎張璪天安傾邪不知忠義立朝行已阿諛柔佞朋附憚人無自立之節其始進也以邪說奉王安石其稍退也以姦謀附呂惠卿其後隨王珪諂蔡確黨章惇數人之性雖不同而璪能探情變節左右隨合各得其歡心臣向者上殿兩曾論奏璪之姦邪自恭聞聖旨謂曾經受遣未有顯過不欲傷其心臣是以久未論列今璪過有顯狀士論所疾伏望速賜睿斷罷其職任以清仕路以副公論 右司諫

蘇轍言謹按全部員外郎呂和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惇所薦其後與惠卿力行手實先帝知其不可遽寢不行近日蹇周輔以賣鹽得罪吳居厚以擁鐵蒙責呂嘉問以市易被逐宋用臣以導洛遠徙至於蹇序辰舒亶之流一墨其間皆不逃譴而和卿首爲撓法害民之多過於鹽鐵之事獨安然不問竊據郎曹質之公議實失邦憲詔和卿權知台州 己亥殿中侍御史林旦言竊見刑部侍郎崔台符人物凡猥姿性狡佞本以諸科挾法而進熙寧中王安石破律改條變易輕重台符附會新意因得進用其後議建大理獄擢諫議大夫首冒卿選昨來初建六官執政私之又竊刑曹之任士望物論於今不平伏乞睿明先次罷台

符本職具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令別聽指揮 庚子刑部
侍郎崔台符知潞州 辛亥呂惠卿責授建武軍節度副
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從諫官王巖叟等所奏也 詳
見神宗朝呂惠卿事 是日內出手詔付三省樞密院曰
向者朝廷講求法度務以寬厚愛民而措紳之士往往不
原朝廷本意速希功賞有誤使令或講法失當或措敘毋
節或姦回附勢或構事飾非或多結權貴或妄舉邊事殘
民蠹物久益加弊致使羣言交攻不已苟無澄肅必紊紀
綱止以其罪顯者乃行寬遂自餘干涉之人夙夜悚惕不
無憂虞予當新政務存大體一切示以寬恩更不追劾咸
使改過自新各安職業可做此意作書布告於外 甲寅

詔曰朕惟先帝臨御以來講求法度務在寬厚愛物仁民而播紳之間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功培克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犴獄積其原流久乃知獎此羣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勅正風俗修振紀綱茲出大公蓋不得已况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庇濶畧細故豈復究治以累太和夫疾之已甚孔子不爲御衆以寬有虞所尚爲國之道務全大體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布告天下體朕意焉 給事中胡宗愈奏中書省勅黃內有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之語臣愚以謂此二句於體未便欲望去此二句則盡善矣後所頒詔無言者

勿復彈劾六字蓋從宗愈奏也始鄧綰知滁州言者未已
范純仁勸太皇太后勿行太皇太后因欲下詔慰存反側
既而中輟及呂公著救賈種民太皇太后復欲下詔公著
以爲當然遂從之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日慮
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寔難
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乎詔之未下也言事官交章論其
不可御史中丞劉摯言臣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慰安
人情傳聞二三臣不敢言儻果如此臣寔未諭伏見陛下
即位以來修先朝政事增損法令進退官吏大要專以安
民四方曉知上指坦然明白矣若謂日者斥責一二臣僚
恐附麗黨與無不反側故以詔書安之臣謂人情不甚相

遠不從上令而從其意近者朝廷法令方且功罪明白吏民安堵自如正宜鎮定無事而何故自生疑貳猥欲以言語區區過自分說以勝士大夫之心臣恐中外有以窺陛下也伏望睿斷寢降詔之議免四方疑惑以幸天下 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臣竊聞陛下詔書慰安中外大臣以前日宿姦舊惡一切置而不問臺諫仍不得彈治臣始聞之疑惑不信數日以來播紳士人傳者愈衆始以爲信臣竊惟詔旨必以謂前日黜去一二大吏姦諛刻深撻斂罔上之臣恐黨與反側無自全之意故爲此詔以慰安之是行姑息之政非所以信賞罰而示天下之公議也 監察御史上官均言竊見刑部侍郎崔台符寶文閣待制知廬州

楊汲大理卿王孝先自元豐以來繼爲大理卿每有內降公事不能悉心持平推考情實專務刻深高下其意雖知所告不實事或微末不度是非一切徇報者之語委成獄吏不復親聽而報聞者往往得於仇怨之人巧潛誣陷無所不至願陛下因臣之言察中外之議特行黜罷以允公論仍乞精選儒臣通明端厚之士典領刑獄庶幾刑不失中以副陛下寬仁好生之意 詔寶文閣待制知廬州楊汲落待制知黃州刑部侍郎崔台符知相州大理卿王孝先知濮州仍各降一官其制詞云豈有數年之間坐致萬人之獄中書舍人蘇轍所草也 右司諫王巖叟言今所謂罪顯者莫如惠卿誠一惡鉅者莫如蔡確章惇而璟實

同之欺君罔民天下稱其一體固宜並行寬伏以信服天下之心而璪乃令獨留天下之人見此詔書還肯信否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惜也伏望陛下察臣之忠納臣之諫一奮威剛正璪之罪斥璪之惡以信詔書 七月丙寅始領甲寅詔書去言者勿復彈劾六字臺諫累有論列故也 庚辰右正言王覲言彼張璪之姦邪欺罔臣自今年二月以來累有封事具陳其狀及竊聞臣僚論列非一陛下不惟置而不問方且明詔中外諭以既無罪顯惡鉅之人餘皆一切不問使璪得乘此以自負而膠固其邪黨無射隼之憂而朝廷有養虎之患也 八月壬辰右司諫蘓轍言張璪性極巧佞遇事圓轉難得心腹者王安石呂惠卿首

加擢任被以卵翼之恩收其鷹犬之效與章惇等並結爲死黨熙寧弊法皆瑛等所共成就陛下不可見其進退恭順言詞柔和遂以爲可用也臣聞瑛意欲候過明堂大禮求出補外惟陛下爲社稷計因中外人心早從其請天下幸甚 已亥王巖叟來光庭入對延和殿巖叟進曰臣言姦邪之狀指張璪事皆有實狀陛下必經聖覽此人在左右不便上曰已曾論卿自有時節不須更着文字對曰既有姦邪欺罔之事合遂旋奏之上曰如教瑛執改張誠一告詞事誠一不孝怎掩得亦莫是衆家意巖叟曰不然只是此人黨惡詛諭中書舍人令不顯其事耳賴瑛執不從故得告命明白不然爲姦人靄昧以欺陛下陛下以此觀

其心於正道如何上曰會得 九月癸亥御史中丞劉摯
言今大享禮成風聞中書侍郎張璪同知樞密院事安燾
尚書左丞李清臣皆欲上章辭位夫此三人者並受神宗
顧託之命一旦同時求退臣疑陛下必有所難之也雖然
臣以爲無難也俱去之則難俱留之則難蓋俱留之則害
天下而屈公論俱去之則傷國體而惑人情今於三人之
中察事考迹權其輕重則有必宜去者不必去者臣請論
之璪以傾邪柔狡竊位最久朋姦害政前後言者累疏其
罪臣曾上殿亦屢蒙宣諭以爲璪過大禮必聽其去自此
臣更不復論列今大享已畢璪之引去乃其時也陛下許
之亦其時也璪得掩其姦惡以禮罷去蓋已幸矣此臣所

謂必宜去者也若乃素及清臣比於璵輩未有顯罪陛下
若特以其受遺之故且爲留之實有其名亦無其害此所
謂不必去者也欲望聖明照察於三人中罷璵所以安天
下留素與清臣所以明陛下不忘先朝受遺舊臣之意
辛未右司諫王觀言竊聞起居郎林希召試中書舍人希
雖薄有文藝素餐儉巧當王珪用事之際希諂奉之無所
不至與其不肖子弟日相親昵及韓縝作相希復爲其鷹
犬令中書侍郎張璵傾邪著聞士人之稍自重者莫不耻
游其門而希與之深相交結不畏譏議何可使代言禁掖
入侍近班伏望指揮除一外任 監察御史孫升言姦險
之人易進而難退苟引類而來陛下遲疑而不去則其漸

將至於成羣此君子所以爲憂也所謂姦險之存者中書侍郎張璠也附麗以交結者林希也前日林希召試中書舍人諫官御史極言論列而天聽未回告命已下希爲中書屬官朝夕與璠謀議而希弟旦爲御史苟或上下交通則其類馴致臣恐非朝廷之福伏望聖慈少加省察檢會臣前奏特行追寢則天下幸甚 癸酉詔林希爲集賢殿修撰知蘇州 己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張璠爲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臺諫彈章交上凡十數璠乃請外竟從優禮罷去 十月壬辰同知樞密院安燾乞補外郡不許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昨於九月八日曾言神宗皇帝顧命大臣不可盡去宜於張璠等三人內罷璠以安天

下留安燾李清臣以全國體後蒙聖慈因璫有請進其官
職使之外補今聞燾亦復上章臣深慮人情不察以謂先
帝棄天下方逾年而受遺之臣一旦盡去轉相議論無所
不及其於盛德之治不爲無損伏望再煩思慮無聽燾之
去 庚子侍御史王巖叟言伏見除知汝州章惇知揚州
命下累日物論喧然以爲未允伏讀告詞又不爲經明堂
恩需直是無故寵遷臣愚不解此意又汝海善里王畿近
藩物物便安非爲貶所罪大責輕公義已稱其大幸豈可
會未數月遽易大邦伏望聖慈深察臣言特加裁處左司
諫朱光庭亦以爲言 壬寅詔章惇依舊知汝州先是左
僕射呂公著等以惇父老且自政府罷既經赦宥故遷之

便郡又欲以次甄敘諸放逐者使各不至失所既而言者
交章謂惇不宜遽遷語侵執政太皇太后怒問主惇者誰
邪公著前對曰衆議也時惇子又上書爲其父訟寃且侵
執政詔并責之公著曰子之爲父何所不至乃止惇被命
特至國門詔追揚州勅復遣歸知汝州自是當敘復者皆
稍艱矣 十一月戊午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王安禮知
揚州龍圖閣待制知宣州蔡卞知江寧府 二年二月己
亥詔觀文殿大學士正議大夫知陳州蔡確落職守本官
知亳州以御史中丞傅堯俞等劾奏確位居宰相竊弄威
福故縱其弟養成姦賊故也 四月癸卯御史中丞傅堯
俞侍御史王巖叟言伏見尚書左丞李清臣竊位日久資

材闕葺無補事功而性行險邪陰能害政方王珪蔡確輩
用事之時欺君罔上無日不有清臣則唯阿其間未嘗進
一言之忠洎陛下登用耆哲修復舊章興滯救弊惟日不
足清臣又陰拱於中亦無一言之助人材之能否清臣不
知民事之利病清臣不識聞每至都堂會議但飽食危坐
若醉若夢旁觀衆人而已省胥臺吏皆能笑之伏望聖慈
早賜罷黜以伸公議 戊申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丞李清
臣以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御史既有言清臣亦累奏乞補
外故有是命 七月辛亥諫議大夫孔文仲言少府少監
沈季長本無學問技能止是王安石門塔鼓唱王氏經義
龔龔東學今一旦召從外路副貳寺監季長之黨布散如

蟻一季長進則百季長相繼而來不可拒矣左司諫呂陶亦以爲言詔罷季長少府少監知秀州 八月甲辰新京西轉運副使呂陶改梓州路陶初有京西之命上疏曰臣詳悉條陳當今之事以補前疏之略願陛下知之者六然復退就鈇鉞其六曰王安禮者有吏材曉民事委以藩郡乃其所長然其人操行汙濁心膽粗豪神宗亦嘗稱爲惡人既差知成都必過關下不宜留在朝廷況許將今冬成資宜令速赴新任廬東者昔任兩浙提刑創興鹽法虐害東南至今瘡痍未復在渭州處置邊事惟求合李憲之意曲奉於憲有如尊親憲嘗薦之東相次服除決不可用宜置之散地苗時中李南公路昌衡輩皆刻責之資見於已

試而又任之以經畧發運之職必無以副朝廷德意而惠養元元矣 是日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伯以母喪去職 九月資政殿學士王安禮提舉崇福宮言官論其託疾辭避而安禮亦自請奉祠故有是命 三年四月庚子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鴻慶宮盧秉落龍圖閣直學士爲資文閣待制秉前以父喪去渭州喪滿得知荆南秉辭疾奉祠於是言者謂秉熙寧間推行二浙鹽法所配流亡慮萬餘人故責之 五月辛酉知湖南府資政殿大學士張璪知定州知河陽資政殿學士李清臣知河南府知襄州朝奉郎直龍圖閣邢恕知河陽 閏十二月丁卯寶文閣直學士知揚州謝景溫爲權刑部尚書龍圖閣待制知永寧府蔡

卞知揚州右正言劉安世言按景溫在先帝時爲河南安撫使附會章惇先於沅誠等州建置城寨以開邊隙十年之內所費不貲又崇妖人目爲聖母左右多恃勢毆人擢守成都偃蹇不行無人臣恭順之禮伏望收還景溫之命且與外任差遣仍詔三省罷尚書權領之法以塞溫進之門四年二月壬寅寶文閣直學士新除刑部尚書謝景溫知鄆州己巳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爲觀文殿學士餘如故三月丁酉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曾布知成德軍朝奉郎直龍圖閣知河陽邢恕爲集英殿修撰知滄州時恕已遭喪去河陽矣壬戌校書郎集賢校理李德易爲都官員外郎右司諫吳安詩言德易往在宗正司憑

籍王安石氣焰後爲王珪耳目又殿中侍御史翟思亦以爲言乃詔德舅依舊校書郎五月辛巳詔知鄧州蔡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以安州車蓋亭詩譏謗也詳見本事七月丙申龍圖閣待制知揚州蔡卞

知廣州新江淮荆河等路制置發運使龍圖閣待制蔡京知揚州九月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韓楨知河南府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李清臣知永興軍十月己亥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伯爲龍圖閣學士知亳州甲辰殿中侍御史孫升言恭惟熙寧之政務在興廢補弊出於仁民愛物而小人僥倖一時貪功冒賞競爲苛刻肆行已見故周上壞法爲市易者呂嘉問吳安詩爲之唱鍛鍊附會爲

大理者崔台符楊汲爲之首以至吳居厚呂孝廉肆標剝
於京東賈晉王子京極槌剝於福建蹇周輔朱彥博配百
萬之鹽於江西則父子不保李琮增無名之稅於江東淮
浙則老幼流離呂公雅霍翔促保馬之期限沈希顏范岫
哀歲課之羨溢四方之人侵削肌骨破散家室愁怨之聲
盈滿内外此數人者天資殘忍視民如草芥實爲首惡而
李琮朱彥博一除相州一除虔州皆大落名郡如此則何
以懲姦宥惡成聖朝仁厚之風乎 十二月丁酉正議大
夫章惇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於是舉行八月
己未詔書惇始除喪故也

舊錄云以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言惇強買民田不

法故有是命新錄因之安世所言不止爲惇強買民田其曲折具於章疏初有候服闋與宮觀指揮安世又論其不當而朝廷訖不從也

甲子寶文閣待制知潁州曾肇知鄧州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言肇資稟姦回趣向頗僻昨來蔡確謗訕君親天下人民所共疾怒而肇揭爲邪說惑亂衆聽以至掉闔執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確者無所不爲伏望收還新命以允公議詔曾肇改知齊州 五年三月己卯知亳州龍圖閣學士鄧溫伯爲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王巖叟封還詞頭詳見鄧溫伯罷職苑 五月丙寅龍圖閣待制蔡京知

潁昌府

汰監司

元豐八年四月辛未京東轉運使天章閣待制吳居厚降知廬州以言者論其苛刻也

當考言者姓名陳瓘錄劉安世語云元豐大京東劇寇數千欲取掎克吏吳居厚投之鐵冶中賴居厚覺早間道遁去不然賊殺一都轉運使從官得晏然而已乎

十月丁丑前京東路轉運使吳居厚責授成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副使呂孝廉添差監郴州茶鹽酒稅以御史言其苛刻故也 己卯侍御史劉摯言臣竊謂州縣之政府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夫監司之任亦重矣人一有賢不肖則環地數千里休戚係之比蒙聖旨哀念元元取監司

罪惡已著者既去之矣然其餘人材頗尚駁雜情之未一各懷所私蓋其陰有觀望者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惠澤之壅其淺中覲利者則又特矯枉而過正或廢其所宜治之事二者不可不察惟得其人庶懲此惠臣欲願聖慈詳酌河北河東陝西素號劇郡向來所用使者出於暴進非更歷民事人微望輕惟自過爲威刻而下終不服今宜稍復祖宗故事於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澤資任稍高練達民政識治體近中道之人分補監司之任 十一月丁酉朝議大夫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已嘗爲京東轉運使於是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

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爲諸路轉運使模範矣又曰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旣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鹽鐵冶又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又乞止絕高麗朝貢只許就兩浙互市不必煩憂朝廷事雖不行然朝廷所以待高麗禮數亦殺於前云 元祐元年二月丁卯詔曰朕紹承聖緒總攬庶政永惟四方萬里之遠其能使吏稱其職而民蒙其澤者以監司得其人故也然非左右侍從之臣各舉所知則安能盡得天下之才而用之哉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朕將考核能否而進退誅賞焉應內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限詔到一月各舉曾歷一任知州以上聰明公正所至有名堪充監司

者二人委中書籍記遇轉運使副提典刑獄有關選差若到官之後才識昏愚職業墮廢薦才按罪喜怒任情即各依本罪大小并舉者加懲責 癸酉侍御史劉摯言臣昨者曾論天下監司多無善狀乞朝廷考察澄汰別行選任後來未聞指揮臣伏見河北轉運副使李南公險薄刻害無士人之行天下所知往者以不嫁其妹委於他人先帝惡之黜置散地未幾夤緣再被任用本路昨起鹽禁南公虐行其法科配勞費一路被患近蒙聖恩遣使經畫已昏廢罷則害人之狀臣不復言南公職任監司親被委寄未嘗有一言論可否於朝廷意欲取勝京東有邀幸之望而不顧爲國斂怨朔方劇部非他部比朝廷顧爲重而南公

者豈宜久便居之肆其殘虐實不足以副朝廷厚風俗安
疲瘵之意伏請特行貶黜以充口口不從南公尋徙河東
路 福建路轉運副使賈青添差監衛州在城鹽酒稅轉
運副使王子京添差監永州在城鹽倉兼管酒稅務先是
福建路按察張汝賢言青兼提舉事不究利害嚴督州縣
廣認數目令鋪戶均買子京相承行違又違法過爲督迫
故有是命 戊子臣僚上言竊見祖宗朝爲天下州僻縣
守令僻在遐遠多不修舉職事遂令諸路置轉運使按察
糾舉使諸路郡守縣令無不職之人則天下至廣一無寬
枉故知轉運使之職豈小補哉其後任用至久弊病寔生
又置運司續添管勾官雖得人已是煩冗不得人姦巧媚

上凡一州郡已是事多加之數人職司文檄往復與舊叢
委糾察廢置與舊繁多一州一縣莫不騷擾蓋只知進己
而不知害人只知益上而不知損下若久任用如此之人
卒無安靜之理臣今欲乞將天下諸路轉運司除留運司
一人乞罷隨行管勾官若廢之則運司亦不至於闕事置
之則徒成煩擾也又臣僚上言頃年添差勾當公事隸轉
運司者曰運勾提舉司者曰提勾監司者曰鹽勾措置司
者曰措勾安撫司者曰撫勾官號之異昔所無有竊計河
北一路亡慮二三十員出入乘駟請券所過州郡口發皆
有酒食之饋油燭柴炭之給特優於他官而無有限數此
等皆小官新進鮮顧事體憑恃勢要妄自尊大以邀郡邑

之承迎小有違忤則吹毛求疵動生瘡痛州縣畏而奉之過於監司而天下無事郡邑皆循守法度監司無大措置徒使此曹紛紛無益而有損甚無謂也宜一切罷遣俾還選部則監司之職清肅郡縣無擾矣取到吏部進奏院狀諸路監司等屬官詔並罷

元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政目諸路管勾官更不奏差口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九日戶部乞罷諸州管勾官從之

閏二月丙申司馬光言臣少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北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使兩員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或時置轉運判官以

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員數皆選年少資淺輕薄之士爲之或知縣通判監當資序及選人以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即爲監司者陛下必欲蘊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爲一路共差文臣兩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要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歷親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之人方得爲監司詔諸路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

餘路只置使一員副使或判官一員其諸路提舉官並罷
提舉刑獄分兩路者合爲一路共差文臣兩員一本路錢
穀財用事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盜賊事悉委提點刑
獄司管勾其轉運使副提刑今後選一任知州以上轉運
判官選通判一任實曾歷親民差遣并所至有政迹人
一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用盡括作常平倉錢物委提
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 一監司今後每歲遍
巡諸州外更不遍巡諸縣如差本部官勾當除司理司法
縣尉獨員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
差選人勾當新條諸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分不得
差出之類指揮更不施行 一盜賊委提點刑獄差官或

行移文字監督捕盜捉殺察其不稱職及有可以代之者
先令權攝承奏乞替換許一面相度賊盜強弱立賞錢數
目其捕盜官若立功許隨功大小保明聞奏朝廷臨時詳
酌比類恩澤直賜指揮 四月乙未詔內外待制大中大
夫以上舉第二任通判資序曾歷親民差遣堪充轉運判
官者各二員餘依今年二月二日舉監司指揮到官之後
才識昏愚職業隱廢薦才按罪喜怒任情即各依本罪大
小並舉主並加懲責施行 五月壬戌詔自今監司落權
及權發遣字母給告從中書省言也 八月丁亥右司諫
蘓轍言臣伏以天下之治寄於守令守令之衆朝廷不能
盡知其要寄於監司竊觀近日所命頗未得人博採公言

略見一二如李之紀楚潛王公儀皆碌碌凡材無善可名不知何以獲用至於餘人又皆以過惡如孫路奴事李憲貪冒無耻程高諂附賈青借名買珠鍾浚天資邪嶮累作過犯張公庠爲事刻薄不近人情張璠久領市場與牙儉雜進而皆擢自稠人之中付以一道之政陛下誠欲尊重朝廷愛惜民物則如此輩人皆未可輕用也臣欲乞應目前所用監司令執政更加審議其尤不可者當與改差除今後差除須名迹著聞公議共許然後擢用庶幾監司稍得良吏不至害民此最當今之急務也 辛亥右正言王覲言臣見近日差除多不協於公議夫監司者一路生靈百城官吏休戚之所繫也可得而輕授耶然而闕冗不才

如王公儀庸暗無耻如盛南仲與賈青朋姦如程高爲李
憲奴使如孫路者皆得以爲之則彼一路生靈在城官更
休戚之所繫者乃在此曹可不爲痛惜哉方二聖臨朝羣
賢輔政不應有此弊臣但見比者除授既多失當及言事
官論列又不施行故竊疑之此非朝廷之福 二年四月
癸巳給事中顧臨爲天章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朝議
大夫直龍圖閣新河北路都轉運使范子奇爲陝西路轉
運使 癸卯朝奉郎集賢校理權判登聞檢院趙抃之權
發遣河東路提點刑獄朝奉郎集賢校理畢仲游權發遣
河北路提點刑獄尋留爲開封府推官 十月壬申兩浙
轉運判官朝散郎葉伸爲轉運副使 甲戌戶部侍郎張

頡爲寶文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 十二月庚辰朝請
郎太府少卿王子淵爲京西路轉運使承議郎知口外都
水丞事張景先爲京東路轉運判官 三年三月辛酉朝
議大夫直龍圖閣知晉州范子奇權河東路轉運使 十
月丁亥通判河南府韓玠爲利路轉運判官 右正言劉
安世言玠元豐中已嘗奉使蜀道推行市易之法過爲苛
急以希進用至使縣官躬執升斛求免陵辱陛下踐祚之
初玠爲言者彈其慘刻朝廷尚以爲疑遂委別司體量是
時玠之叔祖縝方爲宰相而提點刑獄郭槩畏避權勢不
以實奏乃依無過人例止除河南通判其告詞責之曰西
南之政俾民驚擾今來遽復職司何自懲戒況兩川之人

皆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爲一路之害移於鄰路何以
副聖明仁愛遠民之心 庚寅知徐州杜純爲陝西路轉
運使 四年三月甲子承議郎新陝西轉運判官張景先
爲京東路轉運判官中書舍人曾肇言景先前後議河事
反覆依違觀望事實朝廷以四方萬里視聽所不能周故
置監司寄之耳目必得忠信醇正有守之人然後可以付
託如景先口口迹狀甚明恐不足以當一路寄任有所送
到詞頭未敢修撰後二十日詔景先知同州 九月己丑
詔責授秀州團練使本州安置沈括敘朝散郎光祿少卿
責授成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吳居厚敘朝奉郎少府少
監並分司南京朝散大夫監常州茶稅賈青管勾洞霄宮

監泰州酒稅呂孝廉管勾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監海州
酒稅王子京管勾鴻慶宮仍並許於外州軍任便居住括
等並以該明堂赦恩有司檢舉故也權給事中左諫議大
夫梁燾左司諫劉安世封駁前詔燾言居厚等被先帝詔
旨按臨一道曾不少留意於究宣恩澤詢問疾苦專以苛
切聚斂爲事東南之人恨之痛入骨髓此命一下恐無以
慰天下之心伏乞收還恩命例與量移詔沈括吳居厚前
命勿行內沈括更後一期取旨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九

哲宗皇帝

調亭

元祐五年六月乙卯御史中丞蘇轍言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更改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臣朝廷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奸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切深憂之耳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致交爭薰蕕異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時宰相呂大防與中書侍郎劉摯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

之調亭太皇太后頗惑之故輟言此退復上疏曰臣今月二十一日延和殿前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覩聖慈類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伏退切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口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還豈徒然而已哉必將殘害正人漸復舊事快其私忿人臣避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宗廟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睚覷者多創造語言動搖貴臣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

聞其奏而蔡可料矣疏奏 太皇太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宰執口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說始衰

此據轍遺老傳自敘

六年五月庚申先是蔡確母明氏奏狀乞量移確呂大防劉摯云云詳見蔡確詩坊傳堯俞口遷惠卿上意亦難之曰第恐致人言是日呂惠卿除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權中書舍人孫升封還詞頭以爲惠卿量移未三年無名而復必不可行王巖叟以責傳堯俞堯俞不能對又以責蘇轍轍謂大防曰惠卿事欲如何商量大防曰欲且依前降指揮刑部以謂量移後別理三期大防摯欲用檢舉

後三年堯俞曰候九月或可耳大防摯不答壬戌進呈皆持兩端稟旨 太皇太后曰候及三年樞密院都承旨劉安世言 陛下初踐宸極以惠卿蔡確之徒殘民蠹國辜負任使爲四海所疾是以繼貶逐之遠方謂且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宣城方踰再歲考之常法猶未當赦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其請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藉以復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而起爲天下國家之計者其得安乎 八月癸卯詔章惇復右正議大夫前此惇坐蕪州買田不法降一官至是滿歲當復故有是詔給事中朱光庭言惇凶惇狠戾慢上不恭交結姦臣強

市民田姦邪貪污不法之人不當用常法敘復詔章惇更
候一尋取旨 辛亥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蔡確母明
氏乞量移一內地太皇太后宣諭曰蔡確不爲渠吟詩謗
譏只爲此人於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確當便死此事亦
須與掛意詳見蔡確詩謗閏八月甲子龍圖閣待制知鄆
州蔡京知永興軍初執政議用安燾守鄆州移京帥渭代
劉舜卿王巖叟謂京不更西事未可付以平涼或試之慶
陽召章綵還令權諸曹侍郎劉摯不欲多置權侍郎呂大
防請移京守雍從之 是日執政會議都堂呂大防劉摯
欲以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王巖叟曰此非密院所預然必
有議論摯曰前執政爲尚書有何議論巖叟曰前執政爲

尚書固不爲過第恐公議不肯放入來耳既而奏可巖叟
謂同列曰必教人言大防亦自以爲然錄黃過門下省給
事中范祖禹封還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先是摯誥大防
曰若寧帖須朝夕論之乃可大防曰俟明日摯曰俟明日
則不及矣除命既下 左正言姚勔又論其不當巖叟謂
蘇轍曰邦直如何轍曰給事中已再封駁諫官亦有言今
更欲用蒲宗孟爲兵部尚書那得安靜巖叟曰子由宜力
爭轍曰彥霖當相助巖叟許諾及會議巖叟謂大防曰一
人議論未已更可進一人否大防曰宗孟却無他事巖叟
曰要之亦非公論所與轍曰且候邦直命下然後議此如
何皆不應轍欲於簾前敷陳巖叟曰此所望也及簾前大

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
須用前執政上有詔勉從之之意輟遂言前日如李清臣
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太皇太后曰奈
闕官何輟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
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第與王珪
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
若並用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類一合非獨臣等奈何不
得亦恐朝廷難奈何且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
得不言臣恐自此闕矣太皇太后曰信然不如且靜遂卷
除目持下然大防摯更欲用清臣知揚州代王存召王存
入爲吏部尚書巖叟意不然亟以語摯摯曰闕許官曹却

有甚人補巖叟曰用與今日政事意同之人摯默然巖叟
又語摯曰公引此等人付之此地敢保否摯曰保則不敢
巖叟曰公宜無忽 壬申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李清臣
知成德軍竇文閣直學士知成德軍謝景溫知揚州 庚
辰詔降授皇城使管勾舒州靈仙觀宋用臣與敘忠州刺
史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乞不收敘詔用臣候今任滿
日取旨先是呂大防與同列議南都宮闕不修可以五万
貫修之因移用臣爲管轄鴻慶宮令措畫王巖叟以短封
告大防及劉摯曰若復使用臣預土木必動議論摯甚然
之大防不答逾半歲而用臣敘復卒罷之 呂大防劉摯
朋黨見朋黨十一月乙酉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劉摯爲觀文殿學士知鄆州麻制以從摯所乞爲
辭 十二月庚午詔呂惠卿光祿卿分司權給事中姚勔
封還罷之

姚勔封還罷之政目十六日書惠卿光祿分司二十二
日書姚勔繳惠卿詞頭實錄並無之按惠卿家傳亦不
載此却云六年十一月許任便居住今且依政目附見
十六日當細考之三年九月自建寧移宣州

七年三月辛亥知河中府資政殿學士蒲宗孟知永興軍
四月癸丑朔知永興軍蔡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甲辰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曾布知瀛州 六月辛酉左
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爲右光祿

大夫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丞蘇頌爲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九月壬午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蒲宗孟知大名府 丙戌端明殿學士知蔡州鄧溫伯知永興軍 十一月乙巳尚書左丞梁燾言先帝大臣多以材進可稍復用委以別都名藩以全終始 八年正月甲申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蔡確卒 三月壬午詔尚書左僕射蘇頌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充集禧觀使 四月甲子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永興軍李清臣爲吏部尚書 五月己卯新除吏部尚書李清臣爲資政殿學士知真定府以權給事中姚勔論清臣不當召用故也 七月丙子朔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范純仁爲通議大夫尚書右僕

射魚中書侍郎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

朋黨劉呂罷相附

元祐五年六月始中書門下後省準詔同詳定六曹條例
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
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吏有白中孚者告中書舍人魏
轍曰吏額不難定也中孚昔掌典其事知獎所在轍曰其
獎安在中孚曰昔流內銓侍郎左選也事之最煩莫過於
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
吏數倍之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脈絡則不欲人多以分所
入故竭力辦事勞而不避今行重法給重祿脈絡比舊爲
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要也舊法

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厘以下積若干分爲一人今欲抽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若比舊不加多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輟以中書之言爲然即與僚屬議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怨懟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執政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不過十年自當消盡雖稍似稽緩而見在吏知非身患則各自安心事乃爲便執政以爲然自申尚書省乞取諸司兩月事而吏人不知朝廷意皆疑懼莫肯供遂再申乞榜示諸司使明知所立吏額候他日見闕不補時元祐二年十一月也復數月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

裁損成書以伸三省左僕射呂大防得其書大喜欲此事
必由已出將別加詳定而三省諸吏皆不能曉無可委者
任永壽本非三省吏也爲人精悍狡猾嘗預元豐吏額事
適以事至三省獨能言其曲折大防悅之即於尚書省創
立吏額房使永壽與吏數輩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
專不復經由兩省一日內降畫可二狀付中書其一裁定
宗室冗費其一吏額也省吏白中書侍郎劉摯

三年四月六日摯自左丞遷中侍畫黃誤下當在此後
不必此時也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自中侍改門侍

請封送尚書省摯曰當時文書錄黃過門下今封過何也
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

此摯曰中書不知其他當如法令遂作錄黃永壽見錄黃愕然曰兩省初不與乃有此邪即稟大防乞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大防具以語摯摯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爲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他日大防又持奏藁示摯曰吏額事必欲慎密而速故請行下然未經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文書法致仕官法者近制以臣寮疾病請致仕多緣經歷迂滯不及被受而亡故立法文書雖三省簽入而直付都省摯曰此非其類也當聚議明日大防復出奏藁謂摯曰勢不可不爾摯乃從之吏額事尋畢永壽等推恩有差議者皆指其僥倖永壽急於功利不顧後省前已得旨又嘗榜示諸司更勸大防即以立

額曰裁省吏員仍以私所好惡變易諸吏次凡近下吏人惡爲上名所壓者即撥出上名於他司凡閑慢司分敘入要地者即自寺監撥入省曹被排斥者紛然詣御史臺訴不平臺官因言吏額事在後省就已十八九永壽等擢去才數月而都司擅擬優例冒賞徇私不可不懲諫官繼以爲言章數十上永壽等既逐而吏訴額祿事終未能決獲輟時爲中丞具言後省所詳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額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極難守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大防知衆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詳定大畧如輟前議行之 八月癸巳朔劉摯爲中書侍郎初以吏額房事與左僕射呂大防議稍不合已

而摯遷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大防緝疾不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曰此皆被減者鼓怨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深譴大防他日語人曰使上意曉然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士大夫趨利者交鬪其間謂大防與摯於是隙於是造爲朋黨之論摯謂大防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引避大防曰行亦有請矣是日奏事畢摯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既退連上章出就外第期必得請上遣中使召摯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得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摯不得已受命未幾大防辭位不許及摯遷右僕射與大防同列未滿歲言者爭詆摯摯尋

罷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蓋自吏額始 丙申詔門下
侍郎劉摯累奏乞外任已降詔不允可令合屬去處如再
有文字無得收接投進 十二月辛卯中大夫守尚書左
丞許將爲太中大夫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御史中丞蘓轍
等屢言許將過失而將亦累表陳乞外任上批可特除資
政殿學士轉一官知定州 甲辰侍御史上官均言呂大
防堅強自任不顧是非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爲異惟許將
時有異同大防每懷私憾轍素與大防相善希合其意率
同輩盡心排許將期於必勝將既以異論罷去執政臺諫
皆務依隨是威福皆歸於大防紀綱法令自此敗壞矣又
言轍等合爲朋黨動搖聖意以疑似不明細事合謀并力

逐一執政自此人不得安位矣因乞解言職於是責知廣
德軍 六年二月癸巳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伯爲端明殿
學士禮部尚書 丁未鄧溫伯稱疾卧家因辭所命五上
疏乞補外癸丑三省進呈降詔不允初王巖叟勸劉摯可
因溫伯自請遂出之摯曰待與渠當惡其意爲呂大防右
溫伯故也會大防謁告摯攜以進呈既復攜以下及大防
出始同進呈皆相顧不言傅堯俞獨進曰欲且依前降指
揮乃卷之而退先是巖叟移書督大防堯俞摯答曰最不
以身任之然不果 四月癸丑戶部員郎楊畏爲殿中侍
御史中丞趙君錫所舉也畏先除監察御史言者斥其附
會呂惠卿舒亶以進亟罷之踰年復用又加進馬王巖叟

移簡詰劉摯摯不從或曰畏初善摯後呂大防亦善之時
大防與摯各有異意皆欲得畏爲助君錫薦畏實風旨也
然畏卒助大防摯摯云 六年閏八月壬申資政殿學士
知楊州王存爲吏部尚書 十月癸酉御史中丞鄭雍殿
中侍御史楊畏對甚久論右僕射劉摯及右丞蘇轍也雍
言摯畧云摯久據要路徧歷三省始因言事得進即與其
意合者共進退人又云摯爲執政其下多引在要任或爲
兩省屬官或在言路摯所不悅則舍人執事繳駁言路彈
奏又言摯引趙君錫爲中丞摯厭賓客君錫申明謁禁朝
行中言君錫爲執政約聞又薦葉伸爲臺官以合摯意陰
與賈易相結摯所不悅則奮力排摯又云葉伸曾任臺簿

乃摯所舉未久除兩浙運判又升運副召爲省郎爲趙君
錫薦伸御史不就即除左司又除河北運副又云趙彥若
男仁恕自盜賊滿不候勘正便取旨斷放彥若是摯親家
又云王鞏不檢事體量未到問堂除密州體量得實罷密
州無衝替指揮趙君錫莊公岳承望風旨新通判密州任
林積不敢體量謝景溫妄奏鞏非罪緣摯男娶鞏女又云
未舉御史爲朝臣多摯門下人摯善牢籠士人不問善惡
雖賊污久廢之人亦以甘言誘致如龔原王沆之詹適孫
諤悉與落罪名與呂溫卿湖州升卿明州延接章惇男援
有同骨肉送簡帖與邢恕云云又具摯黨人姓名王巖叟
劉安世韓川朱光庭趙君錫梁燾孫升王覲曾肇賈易楊

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伸趙挺之戚陶鑒原劉棻楊國寶杜純詹適孫諤朱京馬傳慶錢世雄王子韶吳立禮凡三十人 左正言姚勔入奏並言摯朋黨不公 右正言虞策四奏言摯親戚趙仁恕王鞏犯法施行不當 甲戌劉摯蘓轍以王鞏坐罪摯與鞏爲姻家轍薦鞏皆自劾乞正典刑詔答不允轍言臣昨以鄭雍揚畏言臣薦王鞏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尋復見諫官虞策與臺官安鼎亦論此事內虞策與鄭雍揚畏不甚相遠惟有安鼎謂臣欺罔詐謬機械深巧不速謹責恐臣挾朋誣謾日恣月橫信如鼎言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既已舉官不當乞行朝典不敢復與鼎辯曲直然鼎與趙

君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執以惡逆之罪當與君
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聖明昭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
易即時降黜易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朝廷
若不逐臣易必不肯已伏乞聖慈憫臣孤立無援早賜責
降使易私意得伸不復煩瀆聖聽則臣生死幸甚是日
劉摯孫輟俱先押入對對已押赴都堂先出待命於僧舍
乞罷賜免 戊寅養書樞密院王巖叟奏今朝廷清明天
下安靜固出於兩宮虛心求治開誠納諫之効然一時戮
力盡忠之臣摯居其最實陛下同心一體可保終始無變
之人也自非罪狀顯著衆所不容豈可因一二偏說輕捨
還棄臣恐適足快羣姦之意而失衆正之心非所以爲國

家計也蘓轍素有時名元祐以來排邪助正竭力亦多今
若因一舉官失當便行罷逐恐於陛下進退大臣之體有
所不允奏入不報 太皇太后獨遣中使賜蘓轍詔諭令
早入省供職轍再奏乞外任劉摯言臣再具劄子陳乞外
任伏蒙聖慈復降中使賜詔不允者恩遇未替豈勝犬馬
感報之恩重念臣居位歲久畧無勞能心寔自知果招彈
劾雖有指陳罪狀仰蒙聖明洞賜察照然大臣既致人言
已爲累國若又安然不去臣寔何施面目所以不敢上食
眷寵遲遲於進退之際取輕於天下也 辛巳上諭呂大
防曰論劉摯者已十八章初不爲王鞏事乃邢恕過京師
摯與通簡又延接章惇之子牢籠爲他日計此何也待與

少禮數令去大防曰書簡往來恐亦人情之常又不知簡中道何等語太皇太后曰簡中道則不知言事官必知之大防曰須後日取旨太皇太后曰蘓轍只薦王鞏耳無他事也初邢恕服喪貶永州喪除赴貶所舟行過京師摯與恕故相善因以簡別摯摯答簡其末云爲國自愛以俟休復持簡者問監東排岸官茹東濟恕舟安在東濟傾險人也數有求於摯弗得怨之亟取摯簡錄其本送鄭雍楊畏二人者方彈劾摯與王鞏連姻事未竟得此大喜乃解釋簡語并奏之以休復爲復子明辟之復謂摯勸恕俟太皇太后他日復辟也又言摯嘗館章惇之子於府第故太皇太后怒面責摯曰公當一心朝廷若章惇者雖以右僕射

與之未必喜也勢皇恐不敢對 壬午勢上奏曰臣近因
降出臺官言王鞏事尋即待罪及宣諭押入對面承聖諭
乃知除王鞏事外又言臣牢籠章惇邢恕等罪雖聖意一
一照知謂非臣之罪然臣退而思念縱使無罪既被彈劾
理當引退遂具劄子陳乞外任見聽指揮臣今再三思之
言者所以指章惇邢恕事者其意必謂不用此無以動陛
下之聽貼黃稱臣舊識章惇子弟向因其登科調官來謝
曾一例隨衆接見邢恕近過城外曾一次有書往來只是
敘寒溫問安否而已天地父母臣不敢欺前日已曾具事
跡面奏至於牢籠之意寔無此心亦曾曲賜聖諭照其無
有今料言者專以此事搆臣於禍論列不已不敢不再具

詳悉紊煩天聽奏入不報 甲申王巖叟言臣每見摯感
荷寵榮常有以死報國家之意豈復肯負陛下此真陛下
腹心之臣也今大姦未死人心疑危朝廷之上與之爲敵
者摯爲首焉一旦以小愆遂將疏棄天下之人不知所以
必皆妄意陛下之心有所變易謂反與大姦報仇也前日
陛下用摯作宰相姦黨之氣自然消伏今待罪累日羣邪
相顧已復氣口蕪穢之進與摯大約相類皆正人之所係
望而姦黨皆所忌嫉者也顧其去就豈不重哉夫姦謀難
防自古公患莫不因人主意有所動急於傾擠陛下於此
不可不察竊聞御史楊畏乃呂惠卿門人及受張璪知遇
最深舒亶作中丞日舉爲黨官前者再除御史公議涕騰

交章排斥命遂不行自此憤疾正人常有報復之志後又因趙君錫無所執持爲人所使再三薦引竟除此職諫官虞策亦張璪相知之人常受璪極力論薦陛下誠將本來考究還可保其所懷無他意否時已有詔領學士院草麻制罷摯而廢史未知也 十一月乙酉朔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劉摯爲觀文殿學士知鄆州麻制以從摯所乞爲辭 戊子冬至劉摯罷相麻制過門下給事中朱光庭言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爲朋黨願并被逐不辭御史中丞鄭雍言朱光庭朋黨乞正其罪殿中侍御史楊畏又言摯多朋黨必相救援願一切勿聽太皇太后納其言故光庭與摯相繼俱罷

鄭雍舊傳云宰相劉摯用事久黨與中睽雍因劾摯威
福自恣天下士爭趨其門宜罷黜以收主柄疏入不報
不知舊傳所謂黨與睽者指何等人當考雍新傳第云
劾摯威福自恣宜罷去以收主柄又疏王巖叟等三十
人以爲摯黨不知雍所謂摯黨三十人者姓名當考舊
傳乃無此又不知新傳何自得之

壬辰朱光庭罷給事中知亳州呂大防嘗召光庭諭旨光
庭不至故第以本官出

此據王巖叟日錄朱光庭再知亳州呂大防以其召而
不至又不悅其封還麻制故以本官出簾中殊不知也
當考

七年六月辛卯左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呂大防爲右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丞蘇頌爲
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大夫守尚書
右丞蘇轍爲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翰林學士大中大夫
范百祿爲中書侍郎 八月己卯吏部尚書資政殿學士
王存知大名府存自揚州召入爲吏部尚書才期歲朋黨
之論浸熾存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
東漢朋黨之獄是也慶歷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
修爲朋黨仁宗聖明不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
之由是復與任事者不合請老不許求補外既除大名辭
之改杭州 八年三月詔蘇頌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兼集

禧觀使見燕頌罷相紹聖元年三月乙亥右光祿大夫守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爲觀文殿大學士知顏
昌府後二日改知永興軍大防當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時
位首相踰六年上春秋既長大防第專意輔導未嘗建議
親政雖宣仁聖烈皇后有復辟之志卒不得申當國日久
羣怨交歸焉及宣仁聖烈祔廟殿中侍御史來之邵乞先
逐大防以破大臣朋黨因疏神宗所簡之人章惇安燾呂
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從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

哲宗皇帝

紹述

紹聖元年二月丁未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守戶部尚書李清臣特授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端明殿學士右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鄧溫伯特授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丞清臣首倡紹述溫伯和之

清臣此時召自眞定未至也後三日遣使賜茶藥舊錄云上以清臣溫伯皆先帝舊臣故用時初親政紹述也新錄輯曰清臣首倡紹述以得柄用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清臣之謂矣自上以下二十字刪去

三月乙酉上御集英殿試進士策曰朕惟神宗皇帝躬神明之德有舜禹之學幾几聽斷十九年之間凡禮樂法度所以惠遺天下者甚備朕思述先志拳拳業業夙夜不敢忘今博延豪英於廣殿策之當世之務冀獲至言以有爲也夫是非得失之迹設施於政而効見於時朕之臨御幾十載矣復詞賦之選而士不加能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西北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至於吏員猥多兵備利闕飢饉荐至寇盜尚蕃此其故何也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夫亦何必焉子大夫其悉陳之無隱中書侍郎清臣之言也

舊錄云上親政內出策問士莫不欣慶知上紹述之意
新錄辨曰祖宗之所以望於後世子孫之所以丕承先
志者要歸於治耳不在於法令因革之間也況策問固
曰可則因否則革矣亦曷嘗必哉而云士莫不欣慶知
上紹述之意此史官之私意也今刪去

丁酉上御集英殿賜進士畢漸已下通禮諸科經律及第
出身總六百人時初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楊畏覆考
專取主熙寧元豐者故漸爲之首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
蘇轍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轍言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
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
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

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一時而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畧先帝在位二十年而終身不加尊號裁損宗室恩止於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科舉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懾情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人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皆先帝之聖謨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

之而父作之於前子述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兵戎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即位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纖決事上下恐懼懷不自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寬仁愷悌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眞宗皇帝修文偃革號稱太平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覽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題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有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議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皇

帝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以廟社之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祖父不失聖明之稱此眞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勿輕事改易若輕改九年已行之事擢用曩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奏入不報轍言近臣以御試策題有欲復興寧元豐政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立政事見今遵行已自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爲然否然竊觀陛下親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更改自當宣

諭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畧聞此言而忽以策問進士宣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頃者元祐之初初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遂改遂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爲諫官後官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如河流不可強遏上下顧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獨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急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爲意勿爲此紛紛則天下之幸也輟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溫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論上益怒遂責輟曰人臣言事何所害第昨卿奏機事不可宣於外

請秘而不出今乃對衆開陳且以漢武帝事上比先帝引
諭甚失當輟曰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
事兵戎內興宮室立鹽鐵權酷均輸之法其意第謂武帝
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明主乎輟恐懼趨下殿
侍罪上聲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材大畧爲漢
七制之主輟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
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輟退舉笏謝純仁曰
公佛地位人也歸家亟具奏曰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
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昧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
犯天威不敢自安伏乞聖慈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少
寬刑誅特賜屏遜以允公議詔蕪輟除端明殿學士知汝

州權中書舍人吳安詩草制曰文學風節天下所聞擢任
大臣本口朕意事有可否固宜指陳而言或遇中引義非
是朕雖曲爲含忍在爾亦自難安原誠終自愛君薄責尚
期改過上批藹轍引用漢武故事比擬先帝事體失當所
進入詞語不着實朕進退大臣非率易也蓋義不得已可
止散官知汝州仍別撰詞進入制曰朕以眇躬上承烈考
之緒夙夜祇懼然以丕揚休功寔賴左右輔弼之克承厥
志其或身在此地倡爲姦言拂於衆聞朕不敢赦太中大
夫守門下侍郎藹轍頃被選擢興聞事機當協恭以輔初
政而乃忘體國之義徇習非之私始則密奏以指陳終於
宣言而眩聽至引漢武上方先朝欲以窮奢贖武之姿加

之東則經德之主言而及此其心謂何其解東臺之官出
守列郡之寄尚爲寬典姑務省循可特授依前太中大夫
知汝州

此段參取實錄及蘇轍遺老傳并邵伯溫辨誣前制吳
安詩所草後制當求主名附益之此時呂希純及蔡卞
寔爲中書舍人後制必卞所草也當考伯溫作元祐辨
誣云先是宣仁后既崩呂相大防欲遷楊畏爲諫議大
夫范相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楊畏不可用呂相
方約畏爲助謂范相曰豈以楊畏曾言相公邪蘇門下
在坐誦畏彈范相文范相曰某自穎昌被召不知人有
言也遂乞罷政哲宗不許呂相更起遷楊畏爲禮部侍

郎范相恐傷呂相意不復言後呂相充宣仁后山陵使楊畏首背呂相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哲宗用其說下國子監印三經義明年春殿試李清臣作策題以熙寧元豐元祐政事相參兩存其說問孰便者初考官多取主元祐者楊畏覆考取主熙寧元豐者故以畢漸爲首清臣遂自禮部尚書拜中書侍郎欲取相位以蘓門下在未能遷一日對哲宗言蘓轍兄弟改變先帝法度蘓門下奏曰陛下即位宣仁后垂簾之初臣兄軾方起謫籍知登州入爲郎官爲起居舍人臣自筠州監酒被召是時清臣爲左丞今日反謂臣兄弟變先帝法度是清臣欺陛下也清臣辭屈乃曰蘓轍嘗以漢

武帝比先帝哲宗震怒聲色甚厲蘇門下頓首待罪范相進曰史稱武帝雄材大略爲漢七制之主蓋近世之賢君蘓轍果以此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哲宗怒少霽罷朝蘓門下舉笏謝范相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蘓門下初對范相誦楊畏弼范相章本疑范相者及此方知其賢蘓門下尋以本官出知汝州伯溫所云下國子監印三經義月日當考按照寧八年六月十九日乞有勅令國子監雕印詩書周禮義矣不知伯溫何故云爾也李清臣既爲中書侍郎乃出策題伯溫謂清臣先出策題誤也

四月癸丑御劄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布告多方便咸

體朕意

舊錄云詔既下天下曉然知上意矣新錄辨曰紹聖初惇卞等主紹述之論脅持上下改元曰紹聖其意已明詔既下天下曉然知上意矣十一字可除去按此月十二日改元二十一日章惇乃爲相紹述脅持惇固如此第改元詔書惇猶不與耳范祖禹代言集載改元詔書乃祖禹所草當考

丁卯中書省言勘會推行差役迄今十年民間苦於差擾議者紛紛前後改移不一終未成一定之法詔府界諸免役法並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約施行仍自指揮到日爲始左司諫翟思言祖宗以來中書差除銓曹注授各有條

格不相參錯元祐大臣招權市恩舊像銓注昔多歸堂除
奔競請托恬以成風望詔有司依祖宗以來中書差除立
爲定法餘歸銓曹用元豐中選格注授庶幾人無覬望詔
送給事中中書舍人看詳 閏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并
亮采言罷十科舉士法從之 癸未權發遣荆湖南路提
點刑獄安惇言差役之法行之久年終未就緒而寬卹優
剩實未如舊日輸錢之爲便也望復熙寧舊法令民均納
役錢官自募人應役詔送戶部看詳後法所 殿中侍御
史郭知章言太學補外舍請依元豐令一歲四試從之餘
見太學 乙酉左司諫翟思言先帝考士成憲條定官制循
名辨實以起太平之功緒元祐以來寢已變亂請召有司

應職名繆亂者一循官制各與鑒正詔令編修官制局考
具合完補改正事目申三省取旨改正畢別取旨罷局所
請集成六典更不修纂 五月甲辰詔進士罷試詩賦專
治經術見貢舉已未樞密院言戶部看詳役法所申諸路
復免役法未審得合與不合依舊行免役法並詔依照寧
舊勅施行 七月戊申御史中丞黃履言大理天下之平
而斷刑之官選任尤重先皇帝振修百度初立選之法第
二等者其取常難口爲精密惟是中等乃得入大理爲斷
刑官自是文士有預試中選者故奏案之上皆理官躬自
考閱裁斷多所全活舞文之吏不能移奪元祐中以大理
斷刑官恩典常重故責考任舉主而增以常歷刑法官與

縣令優課爲奉舉法其試入優等者不得預焉臣欲乞自
今專行先朝選試之法刪去常歷刑法官縣令優課等條
目自試預上選者不得爲斷刑官庶乎官得其人而職事
舉矣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乞條法官並依熙寧元豐條
取試法優等人充庶幾上副仁聖好生之德詔令刑部大
理寺依元豐選試推恩法立條詔貶司馬光等見運元祐
黨人 壬戌戶部尚書蔡京言神宗皇帝熙寧之初將欲有
爲於天下得王安石而任之於是置條例司選天下英材
設官分職參備其事興利補弊功烈較著元祐以來天下
用度復以匱竭美意良法盡遭詆誣在於今日正當參酌
舊例考合得宜以稱陛下追述先志之意以成足國裕民

之效然事之可興者方且毛舉豈臣單力所能勝任伏望
聖慈檢會熙寧中置條例司故事上自朝廷大臣下遐通
達世務之賢同共考究庶幾成一代之業以詔萬世其後
用是置局修整命張康國鄧洵武看詳利害事以聞

新錄辨誣曰元祐節行愛民府庫充實而云天下用度
浸以匱竭今刪去八字

九月庚戌詔罷制科詳見貢舉詔府界諸路罷廣惠倉其
戶給田土並行出賣并本倉見管錢斛撥入常平倉收管
所有賑濟合行事令戶部檢舉元豐勅令立法以聞 十
月庚寅左朝奉郎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常安民爲監察御史中丞黃履薦也安民先召對垂拱殿上曰今日如何安

民對曰元祐中進言者以熙寧元豐之政爲非而當時爲是今日進言者以元祐之政爲非而熙寧元豐爲是皆爲偏論先帝以天下久安不無積弊故須變革然末年已有欲趨安靜之意陛下即位之初亦因時之宜務以寬仁鎮靜稍更作爲之政今進言者一切以爲非願陛下公聽並觀是者行之非者改之無間新舊惟歸於當上深然之謂執政曰安民議論公正無所阿附十二月己巳河東路轉運司請將本路鹽只許官場出賣罷去客人算請依熙豐行私鹽條禁詳見政述二年三月庚申給事中中書舍人言先帝以文散官定爲寄祿法實一代之新制議者淺陋妄加穿鑿遂請分爲左右元法本緣祿秩不爲流品今

合除去若謂正議大夫光祿大夫是六曹及左右轄細轉
法有未盡合行口補即乞存此三等分左右外餘並廢罷
及朝議大夫中散大夫亦依舊存左右字以分雜出身及
無出身人依舊作兩資遞轉從之 四月壬申殿中侍郃
史郭知章監察御史董敦逸言乞循先帝之法詔內外兩
制及臺諫官等各舉才行一人詔許將蔡京黃履蔡卞錢
總林希王震不拘資序各舉堪備任使二員以聞 六月
乙酉詔元祐初減定除授正任已下俸祿遞損物數不多
有虧朝廷優異之禮其見行條令悉宜罷去並依元豐舊
制其宗室公使并生日所賜自依元祐法

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可考御集又云先是元祐中

姦臣建言請遵省儉自太皇太后以下通有裁損宗室
正任皆被減損意在詆誣元豐哲宗親政察其姦心至
是始復元豐法舊錄已自削去今姑存此可見小人之
心無忌憚也

七月己亥戶部尚書蔡京言奉詔措置財利竊見熙寧中
先皇帝稽參先王補助之意行散斂之法云云今陛下紹
述先志將大有爲生財之道無以易此乞檢會熙寧元豐
青苗條約立爲定制以幸天下詳見哲朝青苗九月詳定
重修勅令所言府界諸路應緣常平斂散等事除令來申
請外並依元豐七年見行條制其給納常平錢有所抑勒
今提舉司覺察奏劾從之三年正月詔罷合祭自今間

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於北郊 二月詔三路保甲依義勇法教試 丙寅詳定勅令所言京東河北河東轉運司奏元豐官印契書既有法式而紙劄厚大不容森偽元祐之初有司觀望申請廢去天下契書森巧之弊復如往時今乞依元豐條例委得經久於民有利從之新錄辨曰小人觀朝廷之向背揣所樂聞馳驚迎合非無耻者孰能之方紹述之說興雖契券紙劄之厚薄大小亦妄述利害以濟其說可以見一時在位者小人之多也史官亦不當書之實錄今口刪去要見元祐印契法如何

三月壬子上謂二府以元祐減省功格不當令修定久未

上衆皆曰諸路相度未到曾布曰元豐中以有邊事故優立賞格其間不無太厚者然今日方有邊事欲激厲人用命不若一用元豐賞格候邊事息別議增損 上曰當如此遂降旨諸路令告諭將士知悉 四月乙酉戶部侍郎吳居厚言請諸路課利場務及三萬貫已上者並依元豐條舉官鹽當仍各委本路轉運司奏舉從之 丙申右正言孫諤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夫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散役之人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廢役也則重不若輕然則元豐不及元祐之法歟曰大綱立矣隨時不能無損益者衆目也數省而直輕則民之出泉者易民之出泉者易故法可久也翰林

學士詳定修勅令蔡京言孫諤言役法是欲申元祐之姦
惑天下之聽詔諤罷右正言差知廣德軍 七月癸巳樞
密院言據知邢州張口稱體究得民間願得牧地養馬第
與蠲其租課仍不責以蕃息養馬人戶無追呼勞擾之患
并不願養馬之家不得抑勒今相度欲具爲條畫榜示云
云從之詳見馬政十一月辛丑中書省勘會元豐四年正
月九日中書省劄子應兩省待制以上並轉朝議大夫中
散大夫中大夫三官至元祐三年三月六日勅寄祿官並
置左右字因此許帶職人待制已上職事官諫議大夫已
上自朝議大夫便轉中大夫比其它出身人超越一官遷
轉近降紹聖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勅正議大夫光祿大夫

銀青光祿大夫分左右外餘並廢罷并朝議大夫中散大夫亦依舊依兩資遷轉其朝議轉中大夫一節亦合廢罷詔依議定其已轉過之人更不追改 四年二月庚辰詔罷春秋科

舊錄云詔罷春秋科先帝以經術迪士獨春秋不設科以魯史亡不可稽考士不能通故也元祐復設今罷之新錄 曰不設春秋科本王安石偏見私意班固曰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左邱明論輯其本事是以爲之傳自漢儒據傳以通經六藝垂世卓乎如日月而史官因詔罷春秋科妄謂先帝以魯史之不可稽考士不能通之故今刪去

三月癸亥御集英殿賜正奏名進士何昌言并諸科進士等及第出身釋褐共六百九人是日未啟封讀三人程文至第四人展讀數百字曾布與蔡卞俱云文字顯不如第三人恐不須讀啟封乃章惇之子持也至第五人上宣諭曰對策言先朝法度當損益可降布曰事有適於事變近於人情固當損益恐無可降之理使先帝在位至今聞有可增損亦當隨宜損益翰林學士承旨蔡京進曰先帝則當損益陛下方紹述先志不當損益布曰恐無此理上顧卞曰如何卞曰不知欲何如損益京曰第言事當損益者不可不損益布曰如此乃是卞亦默然上曰更不須降然卒降爲第七人及啟封則李元膺乃察之子也後五日布

同林希口言前侍集英殿放進士因言及損益先朝法度
事未敢極陳時變有所不同人情有所不便豈可不得增
損如此則是膠柱而鼓瑟也況即今行保甲如先朝國教
事皆未敢行三省行八路差官法累經修改終未如舊法
凡此之類豈非損益乃所以守先帝之法上曰不第不失
大意可矣布曰德音如此臣復何言然今日在朝之人設
此羅網以爲中傷羅織之術凡有人言及朝廷政事所未
安即便以爲非毀朝廷黨助元祐因此斥逐者不一蓋正
直自守之士無他罪惡加以此名則無由自辯然以臣所
見言之君子小人皆不當有此心小人惟利是視所以媚
附朝廷者只是經營官職求利而已却於今日自投元祐

黨中以取禍患亦無此理臣故云君子小人皆不當有此心陛下於人情事理無不洞達願更加審察林希進曰法度無不損益之理如編勅熙寧中修成元豐中又修今復重修若不可損益即第當檢熙寧元豐勅遵行何用更修其他法令亦皆類此今日之論誠中傷羅織之端爾上頗欣納布又言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當一切誅殺又言子弟當禁錮之資產當籍沒之古今政事中殊無義理此姦人附會之言不足取上曰只是取言布曰此有所憑恃非敢言也天若乃蔡京門客上曰不知布曰前放榜一日章惇問臣曾聞宣諭否布曰不聞惇曰有一舉人論元祐人當誅上甚稱之既而林希爲臣言此必天

若及放榜惇亦對蔡卞言惇知此必是天若卷子臣曰恐是惇曰何恐之有決知是天若也上驚曰惇何以知布曰非天若不敢爾惇所以知之況京乎林希曰天若在京裏安下布曰惇每言人臣不可欺罔此誠至論陛下深居九重若容人臣欺罔何所不至如天若欺罔孰大於此上領之天若興化人也 四月甲申詔成都府路產茶州軍復行禁榷 己酉臣寮言文德殿視朝輪官轉對蓋襲唐制其來舊矣建隆御劄曰今後內殿起居應文班朝臣及翰林學士等並依舊例轉對故祖宗以來每遇轉對侍從之臣亦皆與焉元祐間因臣僚建言乞免侍從官轉對續有旨職事官權侍郎以上並免自此轉對止差卿監郎官而

已臣以謂侍從之臣皆文學極選以脩顧問公卿之才由此途出乞自今視朝轉對依元豐以前條制從之 十二月甲辰三省言熙寧年興置市易務本以通有無利商賈平物價抑兼并元祐任事之臣不探原先朝立法之意一切罷去民實病之詔戶部太府寺同詳立法意復置市易務許用錢交易收息不過二分不許賕請監官惟立任滿賞法即不得計息理賞其餘應新物並不許輒有措置限十日條畫以聞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